

雲中郡志



大同府知府胡文燁

同知張國宗

通判陳禹謨

通判謝祖悌

推官劉宏譽

應州知州岑紹祖

渾源州知州郎永清

蔚州知州

朔州知州胡養忠



大同縣知縣王度

懷仁縣知縣劉三章

山陰縣知縣趙民善

馬邑縣知縣徐明弼

靈丘縣知縣羅森

廣靈縣知縣范發愚

廣昌縣知縣卞為麒 校閱

舉人丁大年

貢生徐化溥

廩生張元勳

李可大同校

藝文誌

碑記

無字曷碑無文曷蹟魯靈峙殿响嶮峻石所賴如
椽闡微啟秘穢馘鴻篇于斯擷集誌碑記

陽和教場碑記

明王家屏大學士

九邊之節制三而陽和特重山西宣大諸軍控制倍
難也鎮卒隸督府標下者三千其分肆三鎮聽虎竹
徵發暨士兵若戍士又數千析左右兩營置裨將
一人領之春秋則督府都試其衆而課殿最焉欵後

垂三十年邊城晏如訓肄頗踈歲乙未少司馬懷棘
王公奉 上簡命來總鎮師鯁鯁勅諸將吏徹桑畜
艾致核于軍實明年春將舉振旅之禮于閱武場場
在鎮西北二里許旁近皆民田也公謂是不可馳馳
犯禾病民乃與兵憲徐公謀規宏其制而屬郡倅王
公董厥役割塲之橫地易民田縱橫得六百步繞周
垣而設溝塹植柳可千餘株四隅設烽臺闢東西南
三門表以棹楔而轅門巋然獨峻中央築臺二丈餘
亭其上凭欄四顧山川城郭形便要害歷歷在目臺
之北有堂三楹其前有臺申軍令處也前左列軍牙
其直干霄是爲致禱用鉞之所臺左右隅各亭三楹
以居中軍裨將堂後寢室五楹翼以軍厨椽舍其左
右廡則材官劍客直馬堂東西百步之外有射所六
所各有監射亭三楹井灶皆備汲爨便之經始于春
二月秋告成適當治兵之期至日將校畢集表下公
按行壁壘升武帳肄以戰陣之法于時旗旄蔽空鼓
鉦鐃鐸雜以蒸礮之聲殷振山谷材官銳卒超乘破
的箕張翼舒各各如律終其事不譁不揚肅如也閱
竟大發金錢牛酒賞賚有差公于是喜甚以爲士練
可用使徵記于余余惟原圍具圍之闕講武所從來

矣而于郎之狩北蒲之蒐春秋譏之不時不地故也
若其休和輯睦則惟我晉之先公被廬綿上之績稱
焉公今以春秋耀吾甲士時不違農地不害稼先民
而後修其教于兵兵玩治之以威既威訓之以律技
擊合于節制其有晉先公之風烈乎然文公僅僅出
谷戍釋宋圍一戰勝楚終悼公之世不過和諸戎俾
爲不侵不叛之臣無敢離邊如駒支所云而已公精
神渙汗不出壁壘步武間而聲靈赫濯數千里外佐
宣 聖天子無競之威孰敢二于軍吏以煩斧鉞不
斲于思而斲于備將所謂居安思危以虞待不虞永
持至寧之長策蹟與天壤俱存可焉

創建陽和文廟記

明劉吉 尚書

教化之施猶雨露之潤物其流行洋溢隨其遠近大
小各有所成書曰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北聲
教訖於四海是已聖人囿斯人于教化之中以變其
質以復其性以成其治舍學校其何以於我

朝恢弘治理凡內自國都外溥四海雖遐陬僻壤之
邦莫不有學教化之博其視唐虞何殊於陽和在犬
同之東即古雲陽地 國家創衛復附高山兩衛雄
峙煙火萬家屹然一鉅鎮也既富而教王政所在故

英宗睿皇帝登極之初即命所司建立學校文風翕然以興後爲兵燹所廢迨今 皇上尤注意興復爰命吏則教授王璿訓導李資徃職教事 簡武弁之俊秀者充弟子員俾授以經傳子史及韜畧諸書時巡撫其地則右副都御史襄城李君敏左叅將東安周君壘相與謀仰副 明詔盡臣職即各捐俸資倡集義士並節縮區畫得贏貲若干卜地於高山衛東偏數十跬東西廣十六丈有奇南北以尺計者四百九十有五首建大城殿肖夫子像於中傍列配哲像其東西爲兩廡各設諸賢及從祀先儒之位而廡之

南中爲戟門又其南爲櫺星門他若幣帛之庫籩豆之厨宰牲之房罔不備具殿之東則梓潼神祠殿後爲明倫堂五間居學官有署處生徒有舍凡以楹柱計者不啻若百數繚以周垣飾以丹堊旣成師生絃誦其伊吾之聲窮晝夜弗輟人文之盛於斯至矣肇工於成化己亥孟秋七月落成於壬寅孟秋董其工者則守備都指揮曹紳張俊分理其役者則指揮許忠曹英孫勝也於是叅將周君嘆我 聖明教化之覃被與諸君作興之盛美不可無記乃具事始末囑諸民部郎中冀君綺請記於予予惟治道之隆替在

學校之廢興而學校之廢興又係於承宣斯教者之
得人與否焉昔蜀地僻陋得文翁爲守選材勵勵復
起學宮於市中教化大行至宋蘇湖俗尚辭賦得安
定胡先生爲教授分經義治事二齋擇士而教之故
天下謂湖學多秀彥今陽和雖在邊徼使承宣典教
者果皆文翁安定其人將見人材彬彬輩出佩仁服
義其躋於仕也必能明體適用期爲國家勲業之臣
用武之地蔚然爲文獻之邦矣

重修大同府縣廟學記

明史 道 巡撫

大同府縣二學 國初設有之嘉靖癸巳之變中遭

兵毀雙岩樊公來爲之計材約費爰令郡守王之誥
經理之郡工不作未幾雙岩公 召還本兵誥以制
歸繼者王子允修視事年餘改官丹繼者王子崇不
數月亦以制去遂停閣者久余承雙岩公後以邊務
方殷有不遑給巳亥歲韶亭郭君時叙以憲僉受
命督學余與韶臺暨少叅石橋郭君鑑往視之余曰
學校之地所以蓄賢育才也氣欲興不欲伏欲生不
欲休隘而弗宏氣則促迫卑而不亢氣則藏塞而弗
通氣則蔽費壞而弗整氣則散且凡天下之事有恢
廓之氣象雄麗之規模者即弗論其器物宮室人品

也則但見之者夫雖不指之爲昌大明吉欣欣然喜
尚之而有不容已以其氣象規模在此也迺今學校
之設所以造俊艾而登選之有厚望焉即費不貲然
出一英賢其裨利國家不帝多矣詔臺君曰諾乃慷
慨直任爲之分官董事立示從合衆用長力巧具
充工罔弗善功起嘉靖乙亥春越明年秋九月成石
橋君與興宇新守張子鎬曰是可以紀也按其中爲
先師孔子廟庭府學居于廟之左縣學居於廟之右
前有正殿後有樓藏欽賜御書傍爲兩廡列聖門
群弟子名位正殿之前有戟門分立二祠左爲名宦
右爲鄉賢戟門之前有泮池增立二室左爲齋明右
爲潔清又南即櫺星門更立一坊名雲衢此廟制也
至于二學各有堂凡五間府學齋四堂後有春風樓
前有敬一亭縣學齋二堂後有時雨亭前有啟聖祠
東西有樓相對一爲文昌一爲魁星他如官司居舍
生徒號廬庖湑庫廐之屬麟次峙列服而觀之隘者
自是廣矣卑者自是崇矣閉者者是開敞者其自是
易新矣嵬然淵然且復煥然人士相與甄陶于中講
先王之遺古人之舊超然自信仕于外可以儔龔魯
登于朝可以儷伊周誠不可謂無其人焉非直才賢

然若雲之元元凡耳目之者有文物以炳之聲名以
聳之警策其見聞抒發其智慮昭然知聖人之道與
朝庭之化而嚮方之心勃勃弗可遏咸有所恃而爲
善保和之功是又出于群造雋選之外者矣此固先
王建學之初意亦余所深望于雲之士及雲之元元
者也

創建陽和府碑記

胡文燁知府

大同古雲中郡也惟戊子之變

天子赫然震怒曰格汝衆其滌濯逆氛嘉與更新議移
郡陽和越明年庚寅夏六月余自昌平刺奉

簡書來守茲至而草創之初踵借民居匪儀匪堂如儼
然噫廢公無度非體也用是揆高山衛舊治爽塏宏
儼儼然府治氣象僉謀允臧牒

制府報可迺鳩工庀材起役于七年七月迄九月就
緒大堂中堂各房科庫臧以暨門壁坊表大率仍舊
貫而繕葺之既茨丹雘煥然一新更于中堂後砌建
正樓五楹東西廂各三楹屹立周拱取攸寧攸芋之
義東書房三楹六房東西翼末各三舍以居閹隸堂
下近甃左右各二舍以肅班阜二門外東壁營建土
地祠迎賓館次第舉焉郡治儀門徂堂中道有

聖諭碑亭覆瓊珉而壯觀瞻體統攸係今年辛卯春三月
月搆成役不妨農工不苦餼物料根楔不煩閭閻躋
斯堂而敦風首化延袤五百里牧圉四州守七縣令
以暨衛顧驛禪于焉秉成其肇起之規模庶幾于公
不廢秩秩乎稱得體矣寅僚別駕陳君司李劉君進
而拱余曰解宇襄矣不鐫勒何以示永久明剏造之
艱難乎余曰是也服官之義百務集而夙夜奉公漢
武侯所在修葺衙宇其自矢曰布公然則蒞官興役
何者非務何者非公也闕泮見詠傳不書而美在其
中矣務也公也若夫築郎新延廐役小而春秋譏之
務之不惠公何在焉堂堂府治其於公務允允公斯
永永斯傳實實枚枚億萬斯年眉山氏曰凡百有位
視此刻文請與二君共誌之

重修陽和衛儒學碑記

劉宏譽 推官

學校之重自三代云然矣故簾業鍾鼓頌周命之維
新椅桐梓漆興賢侯之起化則夫文明虧缺之事必
當景耀邇隆加以司風教者有振勵作興之美乃能
啟佑斯文垂永禩不替也若我

二千石胡公際

鼎運而興芹泮斯正其人巳陽和衛學改建于明萬曆

三十一年至今幾六十年埒弟而達瓦甕而龜安問
丹艷暨茨之具觀也蒞茲土者率借口時詘廢且曷
已大同丁戌子之變越明年己丑府屬駐陽七年庚
寅公自昌平刺擢守雲郡式臨祭期每咨慨圯壞會
今年秋八月事 祀典

制府佟公 暨本道陳公麗牲告絜顧而憮然日學
宮廢且甚公日諾素志也亟議捐俸金補葺責在府
屬僚員自公而下再謨陳君偕余宏譽皆宜拮据襄
厥務陳實不遑司征余又晉闡之役旋且事武闈唯
公目管心劃昕夕焦勞其於門壁棹檣殿廡前後修
繕極其周緻啟聖祠尊經閣大費經營又於尊經閣
翔構書屋六楹意延文行無優者課文肄業計起工
于八月廿後至十月初告竣備不苦僦匠不苦餽物
料不苦髻薛所費二百餘金一出諸俸貲於戲盛舉
也加意作人仰附 國家興學重文之典

今天子道化翔洽已 勅宗伯履祀

闕里光史牒而揚俎豆公之崇隆學校謂非佐治休美
輔文之良顯乎又不第是已也公無事不爲經久謀
纂志乘而青編著豁荒糧而白骨起他如肅衙宇清
獄訟絕苞苴理郵驛善政未易更僕余不敏日奉公

指授寧不以備採風者一壽諸貞珉公諱文燁號煥
然幼治尚書工行楷精吏事東郡武定名選也際從
龍而蒞茲焉

雲鎮經費錄序

胡文燁

國家經費一書監觀前代斟酌官民允矣

一王定裁

昭代之平準書也前守王君永命刻雲鎮經費錄議一
冊已不啻縷縷言之矣然詳均徭而不開厥土厥賦
議者謂挂此漏彼未盡欵曲嚴職掌者細加攷覈務
使悉飭精詳永爲遵守余不敏實領郡事敢俾煩會

計不奉若令甲乎周禮大臣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譬人身血脉令之融液貫輸無底痞癢以殄厥病後
世魏悝盡地病在田膠東僞增病在戶三征並用民
斯病矣二十取一如病國何上下交相病而凋剋疲
癯之害究有不可言者

大司農所以芟芟焉費幾許心力準諸量入爲出而
師其意于賦役全書余承是亟愔心計吏條分縷晰
顛究畫一總計一府中所屬州縣屯衛土田人丁除
已準拋荒外見在之田與見田之賦若干已經審編
定見在之丁與見丁之銀若干又計一府中所屬官

雲中郡志 卷十三
俸吏糈添飭賓饗各項雜費若干炤其數以經畫俾
缺者補之財者截之長短者挹注之即未能舉鞭運
籌泉流地上亦庶幾仰附責成至意通痞塞而起涸
斃國扞衿肘之患民免皮毛之嗟乃知
部計老成謀國石畫遠而碩慮周也說者曰錢穀一
計吏事無庸是鼠尾更漏甚嗚呼積貯係天下大命
賈生非厚論也况在

定鼎垂治之初

天子方綜覈名實數問歲登耗寧得等之米塩零碎云
昔李贊皇元和國計簿必以田賦爲第一議范蜀公
蘇文忠公兄弟終日講究役法所慮忽焉而不詳豈
謂詳焉而過慮乎故曰告司馬君實正自不得不言
之多也順治辛卯冬日識

修陽和城南關記

明霍 鵬 巡撫

踰太行而東北皆冀州之地其五郡暨三十六衛並
分隸於山西等鎮鎮各置中丞特設制府以鐵鉞鎮
陽和而資彈壓焉歷百餘禩矣萬曆二十九年春

詔太傅楊公有文武才勲樹靈夏加兵部尚書兼都
御史總督宣大三鎮社踐其任公登城四望慨然有
驅馬陰山洗劍黃河之志已而歎曰天下九邊獨稱

陽和嶮要爲其介於雲中上谷之間屏神神京而逼
北巢耳故城之有南關也是商賈貨財之所湊集猶
外府也是軍校牛馬之所芟牧猶外廐也夷使貢
市往來私相睥睨使關不築城城不甃甃不幾與無
關等乎於是下令劉副將汶鳩匠役孫同知淵如支
錢穀劉方伯汝康稽牒監工材取於山場之下費取
於庾廩之餘固不借三鎮以輦輸亦不使庶民以畚
揭經始於癸卯季夏落城於甲辰孟冬郭郭既完克
壯城中內以藩翰 燕都外以艾安鴈塞商賈持籌
而貿易軍校帶甲而環衛窮廬帖然望絕垂涎古稱

金湯弗固於斯矣今年乙巳秋予叨撫雲朔尋入陽
和詣公問曰壯哉關城此一時之勞萬世之利公蹶
然笑曰利世者城經世者文幸爲我記之予直應巨
吾嘗誦詩至出車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蒸民曰王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未嘗不上嘉南仲山甫之烈夫
陽和關城既急於朔方則今者關城之築其勳將爛
焉與南仲等爭烈矣故馘靈夏之訊者功在一時築
陽和之城者功在萬世予方爲公執鞭敢不操觚翰
刻碑銘使後世覩關城者悉頌公之功於不衰銘曰
帝畿右輔曰惟陽和烈烈楊公持節按戈謀築關城

保障山河邊墉橫雉樓鼓鳴鼉局鑰既固窺關奈何
言勒豐碑豎城之阿

雲中書院記

明陳文燧 御史

記畧曰書益人智肅對遺編印證先哲萬念俱息出
以樹勳策伐稱宏偉焉然須消其凌躡矜躁之心考
鏡一差不免效顰蓬戶甕牖之士口誦手披計博青
柴坐馳千里慾火奔騰當此之時取聖賢故牒而細
繹之投水熄火炙爐點雪方寸炯炯冷然不失其初
與聖賢之心曠世孚格而三事九列具若一毛之輕
昔人所謂至樂豈不在是夫藏書三篋了誦無遺積
閱市肆過目成誦爲學士之所侈譚而不學無術即
寇萊同於博陸六籍之堂萬卷之樓窮一生心力而
購求不輟者必非散情于蠹鼠蠹魚之資而爲是迂
濶不切之事者也今人以仕爲學讀書卽學道一端
而博士弟子展楮濡頰鎔意鑄詞將欲釀花成蜜抽
絲製錦思之不獲仰天閣筆而不能成章則方悔其
讀書之晚矣矧事業之鋒未露功名之劔未發正如
人之欲適燕越其機決於岐路間而考古懸的其視
仕者不尤戛哉燧短淺莫比然性酷嗜書校士兩鎮
學殂荒落詢之則曰遐荒陬塞載籍希鮮於是捐贖

緩屬郡吏走晉陽藩府署擇其有善本者自羲軒墳
典至昭代詔誥自孔孟經籍至子史法律自詩賦風
騷至稗官小說凡其摩寫性靈尊揚元氣有俾於性
命康濟家國天下爲士君子所當讀者悉置之共模
若干冊計類若干種種不盡書從隗始意也置其一
於院署中以助後來之高明君子置其一於雲谷書
院俾照會生徒昕夕繙閱誠思昔人得書之難與今
日所以購書之意生長于窮荒絕徼之地而得稔皇
王帝霸之猷道德功言之蘊禮樂刑政之微不足而
履不舟而濟可謂幸且便矣得手應心沛諸辭章豹
變鳳躍微諸事業蘭馥蓀芳處則爲一時聞人出則
爲經天實學聲施後世將使人稱邊關鄒魯其獲共
事一時拳拳啟迪諸生之意亦可籍手自效矣

興雲橋記

元虞集 學士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
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
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
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
是馬河水盛遇積雨益橫益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
於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

馬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畱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
大雨震電有恠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
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
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畱守
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
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有十二
年爲時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例以請
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
連率屬其副孫侯偕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
簿其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則不可以數費民
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其所以長久者工
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二石柱也
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
壞也乃採石于弘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
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楹表門闕飾神
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九月甲子凡
若干日

重修興雲橋記

霍鵬巡撫

萬曆丙午歲焦君承勲爲總戎揚君一葵爲叅議皆
持節督兵義安雲朔冬十月會補葺興雲橋成入而

言於御史中丞霍鵬氏曰天下之為橋者多矣龍津
 鰲溪勢非不高也乃殊遠於畿輔鶴鳴鳳舞名非不
 美也又無裨於邊疆今是橋也星應畢昴地接秦遼
 恍若有蟠踈插天鯨鯢跨海之狀上作 燕京屏翰
 下為代郡藩籬凡中外軍民便之豈不傑然稱雄哉
 與趙營平修橋於湟隘而制西域杜元愷建橋於富
 平而壯古都者相伯仲邪然戶部郎中陳君其猷大
 同知府高君第同知梅燮通判江騰龍推官張養心
 知縣孫體元則計日分餉標下叅將高策都司畢應
 武僉書李明佐擊孫應武則鳩工庀材均之有事於
 橋也者願乞勒碑刻銘聊以迪前徽而垂後烈霍子
 曰諾予方鎮撫雲州有拒默啜利濟百姓之思於是
 操觚染翰慨然而為之銘也其辭曰紇真出水流何
 速夏潦秋霖漲城曲天啟賈公幹地軸揆日度功如
 照燭言斲石柱立鰲足大開洞門垂龍腹隱隱長虹
 掛雲屋往者來者並受福世遠基頽欲構築美費百
 金米千斛幸有諸君披心腹朝經夕營力併勦總伐
 山石非階木分督匠作皆甃玉青龍背上碾車轂鐵
 牛耳邊壓水族襟帶三晉連上谷控制五原及荒服
 名王貢馬稱臣僕將士防邊無遺鏃雲州底定寇盜

伏年年歲歲工當續為勒豐碑樹大陸領屬都督與
岳牧

祭張制臺文 諱曉

張四教 學道

嗚呼茲任巡試所至固吾叔二十年前太守于此兵
憲于此建牙于此總制于此之舊治也方教幼受業
于叔長為諸生以居息未遑隨任延師課程吾叔未
嘗一日置諸懷也丁卯中傷于權貴戊辰南熊之役
術竒于遇固難一二為俗人言者癸酉抵里立四如
社于籠水之無礙亭叔嘗進教而教之大約謂道不
在高遠文章不在字句是時吾叔三十年宦遊之業

歸諸藏修日與諸門人深心漁洛津頭垂屬纊之年
一刻尚存迄無口色之失蓋恭靜謹廉吾鄉大賢固
指不多屈也宜吾諸弟十人前後列賢書識者謂廉
吏之門必有後信然然當時建業雲中 不肖 何忍復

言而道自在天地惠自在人心雲之士民而既知之
也任又何敢贅贅任職司文衡是吾叔養之于前教
復教之于後願于教之中仍存一養之意以仰繼前
烈云爾茲當試竣敬率諸庠生童贍拜棠蔭神之聽
之來格來歆因為之歌歌曰汗血為政玉為心宦經
四紀一鶴琴美人不見鴉空吟山自岑兮樹自森詩

帙萬湖壁上蟬峴山碑頌何處尋白登西望雲陰陰
萬骨荒原淚不禁父老當年誰到今借問子遺言款
瘖惟有清白作世箴殘烟古廟附瑯琳

順治八年春三月

重修大邊碑記

明周 經 尚書

春秋中外之辨所謂謹者豈曠兵武勤遠畧哉亦各
安其分限而固其封守而已我 皇明祖訓戒貪遠
地而於西北之戎則有時謹備之諭此 高皇帝明
見萬世防禦之上策也列聖遵守選將練兵惟慎而
鎮巡其地者亦惟心 上之心視機戰守焉大同去
邊甚邇昔之守臣蓋嘗於九十里外築小城曰小邊

又於百里外築大城曰大邊其爲防邊也甚固歲久
各有傾圯繼守之人雖嘗繕修然寢爲風雨催剥又
被乘夜竊穿于時修復之議雖篤而邊釁之懼勞費
之憚遷延弗舉遂使小邊僅存而大邊蕩然矣弘治
庚申邊外肆雷小邊之外據爲牧場而民庶牛馬殺
掠無筭出師以禦徃徃失利 當宁以爲憂乃召僉
都御史劉公宇於山東都督僉事莊公鑑於宣府偕
以撫綏其人民而總治其軍事協心靖恭法行威立
窺犯者聞之即遁去時辛酉歲也劉公躬飭邊圉精
甲兵之務而莊公及巡按御史韓公春皆聽其議具

疏陳奏 上特從之仍降勅以諭其必恤衆必慎防
必敏其功公奉承精白於是積財用調芻粟具畚鍤
會調兵校壯庶凡六萬人而分帥以督之者一百五
十四員公復親蒞其地憫暑雨時賞勞嚴限期禁侵
暴而參伍以會之時戶部郎中呂君賢督儲於邊實
多贊襄而按察副使陳君寬李君惟聰布政參議王
君藩參將楊君彪蔡君瑁以至都指揮劉江知府紀
經綸或司需料或布營壘或糾奸弊或撫逃亡而僉
事王君從鬲則專事乎修築堡砦皆克竭忠効勤以
獎其成焉工興於夏四月訖于秋八月仗天時之順
乘人心之和成此數十年未復之功於四閱月之間
可謂難矣其城之廣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其延亘
起西陽河接偏頭關凡九百八十里其增置斥堠也
百加築堡砦也六百有七十挑鑿坑塹也百萬高深
形勢如岡如川而保障復故矣然公心以爲未足也
又採議作威敵之噐兵器精製斥堠既密而堡砦亦
嚴自今伊始庶其無邊患矣事 聞上嘉勞之晉公
副都御史凡與事者各賞有差副使陳君復謀諸知
府胡汝礪曰公之益邊也大矣不勒貞珉何以勵後
乃具書獎遣騎使以謁于予予惟門柝以待暴弧矢

以禦遠以至山川阨塞之限城郭溝池之固皆設險
守國之道也勞費一時安利百世諸君子之績不其
偉哉

雲郡府學碑記

明大學士楊榮記畧曰永樂癸卯扈駕北征奉使
大同躬謁先聖周覽殿堂地壞弗堪退見諸生濟濟
有揖讓禮義風因諷鎮守諸公維新之去又三年乃
有明詔修學校而叅政沈公固武安侯鄭公享叅
將曹公儉各捐貲聚財以爲倡鳩所部兵民建大成
殿暨兩廡櫺星門并堂舍齋室無不備具始覺崇峻

宏敞而屬予記予惟國家列聖相承其於學校之
政皆惓惓致謹賢才之興日新月盛而又嘉諸公當
邊事之繁而知尊聖道新學宮可謂知爲治之本而
識慮過人遠矣大同縣儒學舊與府學共列一

區縣前府後嘉靖十二年亂兵火焚十四年知府王
允修重建稍易其基與府學並左府右縣惟是縣庠
西偏狹隘越四十年科目乏人至萬曆三年巡道馬
子履於城內西北構地別建嗣後知縣解經邦于明
倫堂後建太乙閣三十四年知縣孫體元重修鑿泮
池建奎樓

縣學碑記

明郡人李杜記畧曰萬曆丙午天下復當鄉試士適
繕邑庠告成規制大備多士彙征乃伐石而問記於
余余惟天地通塞之數有開必先冬之閉也重陰沍
寒則春生必茂微而驗之一身其情深則其文明其
蓄久則其氣奮本學自明興以來雲蒸霞變士芥
拾科第者斌然倍出稍稍中衰於嘉隆之際說者引
咎於堪輿而改上茲土然其語多竒中科第蟬聯視
昔爲烈也孫侯稅駕卽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于
是開巽門起奎樓通水濬池泮宮之制始備左右闕
若揖若翼費凡千金有竒而廟貌有嚴學者之精神
自倍矣大抵幹旋氣運非父母斯民之責不可物極
則反丕極則振若有機緘而不得其朕舉上之人鼓
舞作興有以使之也士方鬱塞時其氣委和其精韜
沉而潛養其鋒以大其割今多士茲行當負大鰲弧
先登旣魁爲孟明焚舟之捷無難也而我侯方飭羔
羊郊迎勞之矣

霜暑記

明蔣應奎

太僕卿

歲辛丑仲春之月我雲中太守張公以幣將直指清
原公之意命予爲霜暑記予屢辭不可且聞霜暑柱

史行臺也舊建于雲中郡城西北既僻且陋加以歲久弗葺益就傾圯遂改建于城之通衢盡釐舊矩聿弘新制主其議者大司馬鹿野史公柱史東山江公青原譚公鳩其工者分守石橋郭公分巡詔臺郭公經始于嘉靖庚子夏落成于次歲春廟曰霜署蓋所以觀示郡邑表正憲度以示如霜之嚴肅而不可犯予敢不記其成績以揚我諸公用意之深以原我風紀所自出之地乎其詞曰時方清平民物咸熙逸道興勞勩比臺司門闐耽耽堂室丕丕案牘簿書棗列有序視事燕閒各適其處亦既亢爽宜于寒暑惟我

青原觀風此疆教化誕敷振起天常不假聲色綱舉目張林外風生臺端霜重砥礪將士無敢不從干城鎖鑰樂爲之用法冠舉正白簡繩違楷範諸司靡不相依作民父母遐邇懷歸數仞崇垣宮墻彷彿俊士秀民雍雍蔚蔚亦趨亦步以彰文物懸法具瞻居多平反傾側屏息權奸落膽神羊青橐山嶽動撼百爾重務悉襄悉周以及外夷亦孔之柔迄無他虞曷塵聖憂昔我雲中號稱敝民繼今而郡而家而身翕然丕變咸與維新周人考室風雅是紀魯作南門記諸麟史志德爲先事其後只青原碩得愈于瓊塘忠亮

果毅不吐不茹峩峩高衙雄峙邊陲布我 皇威坐
以治之

大同名宦祠記

明劉春尚書

盈天地間凡物皆有名也而其異者名尤著故山一
也而五岳之名爲著水一也而海瀆之名爲著其於
人也亦然故人一也而聖賢之名獨著聖賢者山之
五岳水之海瀆也降是則有異焉者人其賢之世其
仰之而其名亦自不容泯沒矣大同古雲中郡也兩
漢以來歷世奚啻數十爲守者非可枚數也而其間
獨異者僅數人若漢則孟舒魏尚蕭范李廣唐則李

光弼是已至 國朝懷遠年公富以副都御史提督

軍務青神余公子俊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襄

城李公敏以副都御史巡撫則皆有功於此者是數

人者歷世雖有久近而人心之所尊仰赫赫猶如一

日故以名宦稱蓋謂其宦與人同而德澤功烈著於

人心其名與人不同也巡撫副都御史藁城石公珍

當撫治之餘慨然尚友古賢哲欲昭示以風勵後人

乃偕山西分守叅議陳君邦器分巡僉事孫君經檄

知大同府事嘉定張君鳳雅建祠三間於學宮之東

隙地繚以周垣而設立於中祀之而復闢門以通學

雲中郡志 卷十三
俾士之藏修遊息其間者得有所觀感以奮勵其異
日之事功祠成僉謂不可無記而以屬余竊嘗觀斯
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
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若志於富貴固不足言矣志
於道德未敢輕議而志於功名則亦何寥寥也卽有
之其才識器局非不有餘然而養心之公漠然類多
賸削於下以罔上視惠民恤士懇懇於職守若不屑
爲也故一時之功名雖倖獵取而清議卒不與之况
得爲名宦乎數人者考其傳則孟舒魏尚不過曰時
稱長老愛養士卒北邊遠避廉范李廣不過曰士樂
爲用邊寇不敢近邊李光弼不過曰討安祿山有功
至年富則廣屯田以恤軍余子俊則修武備以衛民
李敏則崇文教以造士是皆非有鈞竒立異之行者
獨其操心異於尋常而所施爲能以職守爲事故論
名宦者獨歸焉則世之志於功名者顧可不知所從
事哉因爲之記以識是祠之始若都憲公之取舍如
此其操存亦可槩知矣

大同府續題名碑記

溫景葵

都御史

雲中郡署舊有題名碑守倅咸集惟倅員多數而地
易盈今已有不與登載者重貽我肖溟程侯念廼敷

政少暇輒命工礮石更樹爲續之業既就一日承筐
過我請記歲月惟余與侯曩其事於薊門茲又被政
教於梓里矧是舉也有聯案之仁焉有勗實之義焉
而相觀保民之要道不外是顧曷可以不文辭謹按
故碑作之者爲岷豐川於侯記之者閩藥谷王中丞
也卽王中丞所以與于侯知政之說大要謂碑建而
名存名存而寔核可以律已淑僚可以範今垂遠其
嚴乎龜鑑也嗚呼盡之矣又奚以容吾喙雖然猶有
說焉昔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䟽督守之
名于屏俯仰以視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
不率理我 聖天子方御極之初輒下詔天下撫按
覈奏郡守以上廢職者臺諫仍拾其遺凡以慎吏民
之本也慎斯重矣願安知不䟽督守之名于屏書其
善惡於下以俯仰視乎夫朝有䟽名之屏郡有題名
之碑碑固屏之基題固書之表也而可使一時廢一
人遺也耶是知繼之者與作之者其道同其功一而
已被藥谷公與疊川氏以知政侯其重華已乎不但
此也侯厲精之心至志寢食明作之治獨壓疆梁綜
核之才能使府吏胥徒不得夤緣於案牘期已可矣
其庶乎有成也而知政云乎哉時贊襄者則有府同

馬君呈書判陳君寵何君凌霄閔君文選推張君簡
例皆得而書之

李都憲去思亭記

明許進巡撫

亭以去思名志也古人有思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襄
人感羊祜名其禪淮人思范公名其堤其思之先後
不齊其示不忘一也若中州都憲李君以己未巡撫
大同下車以來不矯不激利與弊革罷黜墨吏未嘗
姑息而蕪幹者表擢之戎事修舉三軍有勇樂于效
死撫綏疲氓老稚祗席于是數載閭民夷懷服邊塵
不驚仰之如怙載之如恃歌曰莫危邊民接壤王廷
保釐偉人四字輯寧又曰外怙內熙吠狗鳴雞偉人
保釐含哺以嬉上聞召拜戎部亞卿戒行之日雲
中士夫暨軍氓老少塞道泣送至今思之不已拳拳
建碑立亭以示不忘大賓楊君家世業儒尤爲感激
乃慨然倡率人士經之營之不踰月而成丐余記之
余曰見任而有是謀欲其利己人情之常茲去任也
于雲中無所干攝猶興是念是無所爲而爲之李公
之施與人士之慕兩足徵矣是以不辭而名之曰去
思遂原始要終述其梗槩紀之碑陰雖曰志李君然
則感發興起而後之巡撫登斯亭也覽斯記也不無

景前哲而沛膏澤之念是將來無窮之惠賴斯記存也於是乎書

雲中太守胡竹溪先生去思碑記 明王大用撫

竹溪胡先生入名宦祠今太守於君伯度為先生門人憲副李君德卿賓相焦君粟夫輩各為記欲刻文于石以係去思且謂予知竹溪最深請記上方余不獲辭夫天下之事本與幾而已矣本在我者也幾在人者也本立而幾不應者有之未有無其本而能乘其幾也先生以豪傑之才出守凡六年辯誣逮斷疑獄平賦役恤淹繫賑貧窮抑強禦發奸慝興學校敦

寮好去貪酷罔遺力焉至于料敵若神憂旱格天人尤極稱之先生盡其在我耳去郡之日士民遮攀至不可行相與號慟而別人豈有求於先生哉先生歷官大司馬而卒今且二十年於君以同鄉後進取法先生 君陳率由周公之訓故人益懷先生乃請祠之其幾之應若遲而有待也先生豈有求於人哉余未第時先生嘗延致于塾茲撫雲中而先生叔子伸來卒業試觀盛舉瞻拜祠下匪徒慰郡人先生可自慰矣先生行蹟之詳非郡得專者在所畧也先生關中人諱汝勵字良弼竹溪其別號云

西京大同府德政碑

金邊元忠

吏有不為利回不為義化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知
 足以斷決世稱曰能奉法尊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
 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
 此見於郡邑治已為最又况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
 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留守李公乃兼而有之者也
 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
 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二年
 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
 聞風者懼平昔梗槩大可見矣既而臨視于僚屬則
 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寬而有制民間秋毫無所犯私
 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俗亦自斂迹得不謂之廉
 簿書鞅掌閱日無遺獄訟平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強
 潛消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似莫能近者得不謂
 之能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不矜功不伐能亦無過行
 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內剛外溫自公暇日誨人不
 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新士君子莫
 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笑談之間和光同塵殊無驕
 貴氣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遣使巡
 行天下政跡又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學士

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暖士民間之莫不驚嘆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都人遮道攀轅臥轍者不可勝計一日父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陳留邊元忠曰古人良吏居則民富去則見思如公之德政豈無贊揚頌銘諸石以傳久遠元忠固不敏然于公素為門下士載以玘輩懇迫義不可辭因摭輿情姑道萬一銘曰其德惟何廉能循良其政維何寬猛柔剛身兼數器李公其當少而馳譽玉立蘭芳別而登科傳世文章所歷州郡遺愛一方來佐是京捕擊豪強政平訟理時和民康席不暇暖詔歸玉堂使我黎庶借之不遑觀斯石兮何啻桐鄉觀斯化兮何遠其棠令聞令望日篤不忘

雲中司理蔣公遺愛碑記

明李承式布政

刑天下之大命也然刑制也制成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故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良之宜于獄也蓋自古重之也噫若郡司理元軒蔣公者庶幾哉稱良司士矣公青齊產也以名進士初理楊刑楊東南一都會也其人鮮士著而俗尚奢靡又煮海為鹺故人人規利而競訟公一平若水率先德化而後三尺其良民輒多平反而狡獪者不寒而粟洽期政

通再襪而登楊于理故汪司馬作公記謂楊如敗舟
不至覆沒多公之力夫司馬氏博雅君子文章軋當
世而慎許可夫豈私阿一郡司理哉至引張于王三
廷尉持法平允能登漢道以擬諸公其知言也公以
楊丁外艱去楊人德公而莫爲之計于是礪石爲碑
以繫厥思今其獄政具在司馬記中可攷已丙戌補
雲中理雲北邊大藩鎮其土沙瘠其俗驕悍宗藩軍
氓雜居沓處法不得均一治更難楊十倍且宜大特
置直指使者而獨以雲司理一人隨具行部十九在
外十一在府一切奸盜大獄必由司刑讞成而後報

可故以候館爲家以途次爲庭乘肩輿而署押隨度
閣以食飲者三年所矣其所活命以千計而所論罪
儼于法者才十之一二大抵公寧失出勿寧失入民
雖羅辟而稱不寬不寧惟是他司刑一理足任未有
諳邊計習軍事者公因上下雲谷間凡山川紆直兵
食虛實烽燧隘塞一一知其肯窾形諸言論不待聚
米而圖呈掌上數監 封貢大抵多所贊畫識者已
預覘其蘊藉不凡謂异日樹立槩可觀矣公前後司
刑六年有奇尤以雲中治顯茲 內召首列徵書居
諫諍輔弼之秩端將以福一郡者施天下矣豈諛也

雲中雜記 卷十三
哉是行也雲縉紳先生夔韃諸君與夫宗室士夫皆有詩歌咏頌以章其盛而軍民行道如失恃怙相率醜錢爲碑以頌美蓋亟亟以繫其思者固盼盼以覲公重來雲爾非公仁心爲質善政孚人何以得此兩地也哉公去郡無幾諸君命使于廣陵之里欲不佞續司馬氏之役以志公不朽頌不佞安敢當司馬氏走而濫側珠玉耶然公長者又兩治我邦奈何使賢父母之勲不章哉因糝以其治狀之槩如斯公青之益都人名春芳字實伯別號元軒云

重建郡厲壇記

明高 璧 長史

自昔先王以祀爲國之大事或咸秩無文或靡神不舉其制典甚備若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神鬼其祈禳又甚悉要皆所以爲民也然以無祀鬼神等名設壇致祭遍天下郡縣者則自我 朝以義起爾其在郡者曰郡厲壇蓋取諸祭法泰厲公厲族厲之義夫以鬼神無祀則無所依憑而幽隱鬱戾水旱天札之災因以作焉是故 朝廷重之特著祀典頒以祀辭春秋命有司行事迎城隍神爲之主使得通於幽而達於明鬼神有所棲托官吏有所警惕民得免於災害也豈非所謂神道設教者歟大同郡厲壇在

城北之西癸巳兵變拆毀無遺矣太守棠谿王公去歲秋掃地以祭惻然曰此國家盛典也非大建厥制不可乃規措材費商度工程請裁於巡撫雙巖樊公以爲可檄縣君侯桓專其城築土爲垣甃石爲門門之內樹以棹楔其北爲正殿三楹以位城隍其東西爲廊二十六楹以列二十六里無祀鬼神又各益一楹以分祀民與軍死於兵變者殿之後爲堂各三楹東以致齋西以省牲也又必以防守有人庶俾不壞乃擇孤老有夫婦者三家處以屋廬給以衣糧使之以時汎掃其規制完美其謀慮久遠矣工既告畢陶侯以狀來記其盛余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司教化者所以盡心也顧類以緩視之及遇水旱天札之作輒諉諸神謂不能與力果誰欺乎此其人視公何如也公名誥字公遇河南西平人癸未進士

新建文昌帝君碑記

明賈應元 巡撫

按帝君本在天張翼之精周武王乙巳歲降生於吳會張氏家仕周盡忠后歿神遊于蜀上帝命蜀門行化往來嘗寓於劍嶺之靈應洞其地屬梓潼縣故人遂以梓潼稱既又分身應化功被生民帝命主文昌職貢舉事因加帝號故人又稱爲帝君其事跡詳具

於化書化書傳自宋淳熙來其先七十三化迺劉安
勝與其子先洽等設壇於誠應樓自扶鸞筆得者後
又有楊居士與道人馮如意焚香叩鸞復舉行事之
實跡爲九十七化蓋亦神道設教之意也今所在治
俎豆家率像神祠之顧雲中獨弗祀余初領鎮來竊
按天官書文昌宮屬斗魁戴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則文德
武功禍福俱職而掌之非直佑文已也余思款塞之
後誠千載一時得隙地於郡黌宮之北鳩工甃石中
構五楹爲堂堂中設像以待乞靈者而繪九十七化
于壁又復增以寢殿翼以廊廡畫棟周垣廟貌森然
嚴肅其費俸資數緡無所捐於公帑其經時日歲有
奇有司報祠成請爲釐牲之禋并記其事余惟神明
之理難言矣迺其說甚幽而其感應禍福甚驗而著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皆以陰除禮樂教
化之所不逮雖或應之時有遠近淺深不同而卒歸
于不爽使人心有凜然興憚者今夫閭巷凡民恣惟
克蠹于冥冥於斯時而論之以周孔道德懼之以士
師禮法彼有悍然而已巫兒佛媪爲之語鬼神指機
禱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巫兒佛媪非能操福

人禍人之權也借鬼神異說以濟其奇中之術猶可
以誘世而勸俗至是况以神之正直靈應而其言不
詭古訓乎吾觀于帝君九十七化書自周英靈至今
中間玩光著績救劫悟衆無慮數千萬言而其大旨
要於翼文化使人修德礪行擇步而蹈以避咎忠于
而君孝于而親彌綸天地之璇綱扶植周孔之名教
蓋鑿鑿根理非佛教之寂滅苦空罔裨實用者比也
而又懼愚民之終迷罔覺也顯徵之禍福示趨避焉
其垂鑒戒者嚴矣是故孝弟通於神明言行動乎天
地上智之士固不爲避禍徼福而自加警省有有謹屋
漏如天鑒者使以閭巷凡民觀之且將感幽報悚然
有動乎心怵於禍而冀於福去其恣睢克蠹稔惡之
習而庶幾乎忠孝仁信淳古之風豈非興文教之一
助歟祠成命有司備春秋祀余因爲嚮祀歌曰位紫
虛兮瑤穹總冥化兮元功履遠遊兮下鑒妥靈棲兮
離宮靈之來兮雍雍乘歎玉兮擁幢臣聖哲兮爲役
式承御兮鴻濛帷文明兮爾精殲符秦兮爾雄鎮鍾
河嶽兮賢出濬奎辟兮文通揚天威兮助順清邊塞
兮塵空福國祚兮庇民慰顛祈兮下衷瞻緩珮兮華
堂忽駕駮兮閩風觀昌暉兮當世歷千兮升中

建大同縣儒學奎樓記

明陳不伐 知縣

粵若立人建國化本儒宮孕秀鍾靈祥開奎閣事隆
三代弘設西序東膠業擅兩京大啟環林壁水故蜚
英騰茂者望宮墻而駿奔鼓篋杖策者窺橋門而選
集莫不甄陶夔商思濟濟以謀王苞育伊周期皇皇
而斷國顧茲雲中之邑星分畢昴地接霍恒拱護

皇都忼慨席趙燕之舊依憑紫塞雄偉負鴈代之奇
柰何密邇塞垣久湮王化於赫我 祖繹闡大猷奮

武功而制九有俎豆之陳禮率循於荒服右文教而
滿六幕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隣是以人握靈蛇之

珠家抱荆山之玉南金東箭之彥連袂而氣蘊風雲

紫電白虹之英接武而身旁日月鼎梅川楫才有濟

而化婉朱宣海砥天檠志竟成而治追黃序斯地靈

而人傑亦業懋而天隨適有李生慣者謂翩翩之麟

鳳未盡於網羅鬱鬱之棟楠或遺於掄採冀才賢之

輩出希雋乂之叢登稽之神謀協於人望既欲廣開

雲路自宜崇建奎樓奏記於直指使君檄喻乎不穀

下吏于以鳩材庀役革故鼎新爾乃微垣高指絡七

曜於中階華蓋俯臨緯五雲於太甲畫棟螢煌以日

照光連太乙之宮丹楹歛麗以雲燁輝映文昌之府

邀靈通氣競爽乎天祿石渠浮漢飛霞齊耀乎蓬山
虎觀壯麗共山川綺錯磐礴並柱軸貞寧斯以奇矣
致足羨也自是而步雋纏陟亨軌知振鷺之克庭因
茲以班玉筍調璿衡見翔鴻之漸陞兼四科而包九
德憑尺五於昊穹和六敘而熙百工應魁三於斗極
流駿鴻乎史牒垂景鑠乎丹青不伐承乏雲中世生
闕里漱芳洙泗未探吾道淵源擷秀尼防莫悟斯文
壺奧琢磨道德藜蘆詩書作人愧五典之敦斧藻王
猷圭璋治化造士乏三適之美所賴緯武經文彌綸
中外則有黃梅汪公爲之節制省土觀風譽髦斯主
則有宜興吳公爲之化樞激濁揚清振肅風紀則有
富順楊公爲之秉臬褰帷露冕振育民德則有臨清
汪公爲之專城是皆文章司命握金丹而凡骨藉之
翀飛人物提衡手玉斧而散材資以輪奐噓阿斯樓
之元氣鼓吹下校之英風者也若夫慕義無窮捐金
有差其於鄉也則有中書舍人之馬君西安郡丞之
顧君天津郡丞之陸君西鄉邑長之陳君又皆樂於
趨事嘉與贊成者也是役也當庚戌之舍歲考營室
之方中經始於應鍾之哉生明落成於太呂之既生
魄縣儲輸費學博董營式壯觀於賢關廓恢規於聖

域敢期西陲之鼓角於變東魯之弦歌勒此貞珉庵
觀大業聊述改作用紀歲時云爾

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

善化寺

金丁晞仁

同知

諸佛菩薩之應世也亦猶哲王之採弊或忠或質或
文雖制治不同其趨一也人狗達磨對蕭梁氏之言
遂疑有爲功德不可復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
王之福補理故寺當獲二梵之報者釋迦遺訓具存
貝典則崇節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蓋
將誘接衆生同歸于善其爲功德詎可測量哉彼達
磨大士方以妙元明心親提教外別傳之印則于有
爲功德不無揶揚是亦因時揀弊耳非實惡也具顛
力苾芻能克遵付屬而成就茲事其爲功德尚何訾
耶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爲大蘭若遼末以來迹
罹鋒燼樓閣飛爲埃坳堂殿聚爲瓦礫前日棟宇所
僅存者十不三四驕兵悍卒指爲列屯而喧寂頓殊
掠臧俘獲紛然錯處而垢淨俄變殘僧去之而飲泣
遺黎過之而增歎閱歷滋久散亡稍還於是寺之上
首通玄文慧大師圓滿者思童戲於畫沙感宿因於
遺礎發勇猛心德不退轉捨衣孟凡二十萬與其徒
合謀協力化所難化悟所未悟開尸羅之壇闡盧舍

之教以慈為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為門咸懷後至之耻於斯時也人以須達自期家乃給孤相勉咸蘊至願爭捨所愛彼髓腦支體尚無所吝况百骸外物哉於是輦幣委珠金脫袍鬻裘裳者相系于道累月逾時殆無虛日經始於天會之戊申落成於皇統之癸亥凡為大殿暨東西朶殿羅漢洞文殊普賢閣及前殿大門左右斜廊合八十餘楹甍甍變於埏埴丹艧供其繪畫榱椽梁柱節而不侈階序牖闥廣而有容為諸佛菩薩堦而天龍八部合爪掌圍繞皆選於名筆為五百尊者而侍衛供獻各有儀物皆塑於善工

辟容莊穆梵相奇古慈憫利生之意若發於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於舌端有來瞻仰莫不欽肅五體投地一心同聲視此幻身如在龍華會上百寶光明中其為饒益至矣夫矣不可得而思議矣圓滿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等無差別成此功德志實有在非獨為前途津梁也然此功德為於治安無事之時則其成也甚易圓於干戈未戢之際則其成也實難圓滿身更兵火備歷鞞勤規已財貨猶身外影既捐所蓄又哀檀信經營絡始淹貫時序皆予所目覩也則其成就豈得以治安無事比哉始予築館之

夏中... 卷十三
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選於茲寺因得與寺衆往來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衆以滿之意狀其事以記爲請記事之成要得其實今予旣身親見之其可辭哉按寺建於唐明皇時與道觀皆賜開元之號而寺獨易名不見其所自今樓有銅鍾其上疑識乃其清泰三年歲在丙申所鑄造也其易今名當在石晉之初或唐亡以後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而後之作者見其闕文儻得其本末爲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衆之所欲聞也皇統三年二月丁卯江東朱弁記

釋迦成道賦

原夫佛者覺也神而化之修六年而得道統三界以稱師帝釋梵王尚有歸敬老聃宣父寧不參隨昔如來下堯率天生中印上嗟身而大地動搖應跡而諸天擁護九龍吐水滿身而花落紛紛七寶祥雲舉足而蓮生步步蓋以玉輦呈瑞金輪啟圖恩霑九有行洽三無寶殿之龍顏大悅春闈之鳳德何虞方知灌頂之靈心興王後嗣必爲萬類之化主作帝中樞豈不知海量無邊天情極廣殿六宮珠翠之色惡千妃絲竹之響雪山深處全拋有漏之身心海月圓時頓

悟無爲之法相莫不魔軍震動法界奔驚覺閻浮之
日出覩優鉢之華生十方調御皆來圓光自在六趣
含靈盡喜金色分明暨乎萬法歸空雙林告滅演摩
訶般若之教示阿耨多羅之訣普光殿裏會十地之
華嚴耆闍山中授三乘之記剎是知靈覺無盡神理
莫聞芥子納三千之國藕絲藏百萬之軍目容修廣
於青蓮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破迷雲群機
而不覩靈踪萬世而空留聖迹嗟釋迦之末法將盡
仰慈氏何日調伏我今迴向菩提一心歸命圓寂

重修西寺碑記

徐化溥 郡人

本城西寺古刹也亦勝刹也規制賦崑古邃金碧水
陸莫與京自累年彫劫所在鷲頂彌池多即圯壤甚
者覺皇文六紫金光日浸剝風雪即帝釋一莖草詎
安能萬相金裝乎法華云福不唐捐六度布施爲最
非其人終蔑以駿濟而募化使者又接引地神力必
得攻苦數澹心力堅猛人乃克襄寺正殿傾欹長廊
以外亂甍萃艸離離繫植渡海之津梁轉法輪之龍
象談曷易易也前居士李長者諱馨慨然有輦金入
寺之願募僧祖智心力絕類愚公移山大費芒鞋自
崇禎九年迄今歷十白所事將竣其補葺修建大殿

東西地藏殿天王金剛殿九五座一時圯者甃侈者
軒黠黠者負且轟轟乎彪彪械械乎凹凸生花瓦棺
飛毫已不減城市妙高峯矣近又荆建鐘碑二樓圍
廊十間修然大備繼其權輿洵是不違發心地吾乃
知施與化之爲因爲果各成願想而究是一大因緣
人人具如如心性具如如願力各宜作如如觀夫施
者亂嗇邑隣此根不化寧炊貧女之捨鑲乎迦葉曾
黃金塗佛遂世世生生金光像晁无咎引言覺遲和
尚欲盡興十八刹究不能修瑞鹿一袈裟地募化詎
易言哉圓覺謂玄度即非衣功德主昔日浮屠被曇
彥一語道破施與化豈非究一大因緣耶挪又有說
真實相總空相一切布施實無一切布施一切修募
實無一切修募共在如如轉輪內倘自多夫樹幢縣
鐸而阿匱其事者又以筆墨舖張之得無以誑之一
字墮謾諫之戒乎

重建北嶽廟記

明吳寬 狀元

舜典所載有四嶽然於東嶽特著岱宗餘無所指至
周禮始有五嶽爾雅指泰華霍恒嵩而言議者謂周
都豐鎬詩之崧嵩不得爲中嶽堯都冀州禹貢之太
嶽當爲中嶽又爲秦以岍爲四嶽漢武徙衡山之神

於霍山而衡霍俱爲南嶽獨太與恒無所議而近世復疑恒祭非其地者予竊論之四嶽之名起以舜舜以一歲而巡四嶽使乘輿必至其山勢能徧歷之乎雖所謂兵衛少而徵求寡無亦不勝驅馳蓋古之紀事者言其大約而已故天子入其地特覲諸侯于此若山川之遠者則望而祭之故曰望秩于山川其見於書者如此又何必曲取不經之說以爲證耶疑者又以其地之徧如前之說者蓋五嶽所峙有定位天子所居無定都秦漢不必論也如以堯周所居以求嶽之所在必無能合者恒山之神自古祭于曲陽若

山西渾源州之南二十里有山特高大世以爲恒山山之十里有峰峭拔其下有廟蓋亦古矣或以曲陽之山不能大於渾源遂疑之不知山川相距雖千百里在天壤間特咫尺之近耳况其地皆在河北山于此而望祭于彼又何較其區區彼此之疆界乎且世俗東嶽有廟徧天下亦不泥其迹而求之乎渾源在今大同境內大同郡古雲中爲國家北邊雄鎮比歲穀萎少登馬災繼作都御史河南劉公宇奉上帝命巡撫其地以爲已憂而都督莊公鑑皆受闡外之寄者相與竭誠禱于廟下卽獲響應踰年倉廩既充

戰守有備軍令大行邊寇遠遁適禮官以釐正祀典
事奏謂祀當仍曲陽之舊而渾源有山靈氣磅礴祀
而修治其廟於禮亦宜 詔從之公行祀廟西向僻
陋不稱 詔旨圖謀改作俾叅政畢孝叅議相樞副
使陳寬僉事王從鼎循出相度得地于中峯公不敢
專也則以疏請 詔亦從之顧山多木石可用乃俾
副使李惟聰率通判靳仁督工以弘治壬戌七月興
役于時知府胡汝礪知州楊澤以下咸來勸相明年
三月功即完因其地勢三成上構殿七間兩廡次列
重門外啟位置有序衆目改觀舊廟不毀仍爲寢宮
皆曰宜有文刻石以示永久公以戶部郎中呂賢所
具事狀遣使來請繁之以銘辭曰峩峩高山分奠廣
土自虞歷周四益有五是曰方嶽載籍可觀天子時
巡匪以遊豫以朝諸侯以考制度自秦置守斯禮莫
舉漢唐相因封禪其所黷禮不經禮家奚取釐正神
號爰出千古運開 大明惟我皇祖大河之北是曰
恒山盤據峭拔望之巍然神靈所之倏來倏旋來則
曲陽旋則渾源渾源有廟莫紀其年捍禦災患功多
于邊有司之事罔敢弗虔歲時駿奔以執豆籩謂神
室此如龍于淵惟神至靈上助玄造惟 帝念功思

以爲報邊臣協謀仰副 明詔卜吉維地魏煥維廟
有穹棟宇宜薄雲嶠羣飛鱗次工逞其妙神樂幽棲
林壑殊峭仰窺其形巖石莫肖側聽其聲冷風如嘯
出爲雲雨入土濛濛大田秩秩五穀芄芄駉牧蕃息
以及殺犴烽火不舉北連雲中邊人笑歌長樂年豐
國家報祀禮視三公神之來兮黜輅烏駝神之饗兮
黑黍玄糝儵然烏風陟降茲峯永鎮朔方錫福無窮

重修北嶽廟記

明耿

裕尚書

恒山距渾源州南二十里其嶺有廟未詳朔肇按郡
志云有虞帝舜仲冬朔巡守至大茂山阻雪遲行壘

秩禮忽廟旁飛一石墮帝前又五載巡守其石飛于
真定一曲陽故石旁亦有廟距北嶽百餘里其說宵
冥莫可考而原也是廟自唐開元以來屢更廢興至
弘治己酉積歲彌久風雨侵激圯壞殊甚知府閻公
鉦因集僚屬而告曰廟廢不修政缺于幽人作神羞
可乎群謀皆協遂請于都御史侯公公以爲北嶽名
山祀典攸係檄以知州董君錫督其事吏目趙克明
道士崔溪旻分理之材取於山力備於民甃臺以甃
石覆瓦以瑤璃伐石礱藻以爲闌檻環列景十有八
及祠宇道院有扁有楹者咸理維新增構三亭曰茶

日碧雲日九華以留游息起工於是歲春落成於癸
丑秋錫以大役不可泯具狀繪圖請予以紀其成夫
恒岳當冀方北隅於氣屬陰於行屬水於序屬冬雖
萬物伏藏之所而生意將萌其道常久者山之名其
石骨土腴縈紆崇竦上摩雲空下盤地軸令人足慄
而神駭巍峩之勢雲月交輝動植攢羨晦明變換倏
然而娛目者山之文松濤澗激虎嘯龍吟宏聲細籟
雜然而悅耳者山之音使騷人墨客朝眺咏而夕忘
歸及其修遐阻絕懷抱不去者皆山之勝槩也若夫
山之所有田可稼泉可圃草木鳥獸昆蟲寶藏可以
爲居食器用靈之所應善有祥惡有殃水旱疾疫者
陰有庇氣之所通鍾而爲賢可以輔國家蒸而爲雨
可以澤天下山之庥大矣天地無窮已人之蒙其庥
者亦無已此廟之翔於古而修於今者非瀆也因爲
銘辭曰下盤兮后土上麗兮蒼蒼通靈兮上帝作鎮
兮朔方西有廟兮玄嶽東列宇兮曲陽神之去兮曲
之許駕長風兮布靈雨 皇有使兮揆神宇薦牲璧
兮歌復舞爲吾民兮祝遐嘏神之來兮嶽之巔雲悒
悒兮風恬恬走材翁兮廟左祈時運兮豐年祚
皇輿兮清夷福元元兮不竭蚨有銘兮字不滅告司

牧兮秉幽節廢則起兮食則血將焉求兮永玄烈

飛石窟記

明閻

鉦知府

記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恠物皆曰神
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載考帝舜紹
堯之後肇天下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表恒山爲北
嶽卽今渾源州恒山也及攷之渾源舊志舜十有一
月巡狩至于北嶽駕詣大茂山谷值大雪岩壑沍寒
不能進遂遙祝之忽飛一石冉冉墜帝前名曰安王
石又五載復巡狩其石飛於曲陽乃建廟祀之三代
而下歷秦漢隋仍祀北嶽於渾源之恒山五代失有
河北之地宋有天下北爲契丹所據後以白溝河爲
界宋建都於汴真定在汴京之北祀北嶽於真定之
曲陽亦一時之權宜尔迨我 太祖高皇帝奄有天
下定鼎金陵視真定遠在京都之北

列聖相承亦因襲祀北嶽于曲陽而未之改焉其渾
源古嶽廟至於今尤爲一方敬仰每歲首夏詣廟瞻
拜者肩踵相摩香火騰耀緣舊廟年久尋爲風雨所
侵棟宇傾圯臺階崩塌弗堪棲神成化丙午鉦出守
大同謁拜廟下目此廢墜心甚惻然顧謂州守董錫
曰山川能出雲爲風雨諸侯在其地當祀之矧此山

雲中雜記 卷十三 四十五
爲帝舜所封歷代所崇鉦與尔來守茲土興舉廢墜
責將奚歸錫曰諾遂請于巡撫都憲侯公取給以本
廟香錢築臺堦二十丈甃以甃闌于以石殿覆以瑠
璃瓦牌坊易舊以新山前爲洞門三上題天下名山
四字及增建真武廟會僊府九華亭凝翠亭蓬萊真
境坊門前此悉未有也其飛石有窟在廟右錫遣人
至曲陽量彼石長九尺濶四尺厚一尺二寸與此窟
廣狹不少爽差鉦又題飛石窩三字識有徵也或謂
其說荒唐鉦以爲不然且上古女媧煉石補天堯時
十日並出黃帝騎龍上天此皆理之所無尚載之是
冊而不可遺者然此飛石寔嶽神效靈舊志所載亦
理之所可與也夫奚疑書之以告來者

登恒山記

明楊述程 巡道

余夙覽五嶽圖思嚮往其地久矣巳酉歲奉 命觀
察雲中恒嶽實居轄內辛亥春欵以祀典往謁嶽神
緣 封貢未竣余爲計防禦事不暇是歲孟冬廿日
直指潘公觀風滙水故事兵使者以分疆例得陪視
明日潘公將有事恒嶽余導驄而往南行十里許至
磁窰口兩岸峭削如門大類吾鄉劔閣諸峽泉流峽
中澎湃奔瀉潏潏淪淪如建瓴而北爲神川云此處

山光嵐色皆莽蒼葱鬱不似北方景川之東鑿石壘
土草橋木磴又大類吾鄉連雲諸棧上有石窟架閣
猶餘橫木數千蠹剥欲盡傳者以爲宋初把守三關
處也右折而上有坊聳峻金碧輝煌題曰高山仰止
者卽嶽遠門也門有殿庭數楹宏敞高峻左折而上
三四里峰坡崖壑之類宛轉曲折地饒青煤偃倭曳
販者肩相摩也紆行數里道益湫隘余廼易便服憑
小輿兩腋而止爲雲路初步處下窺山門已不啻萬
雉矣級益高階益峻頃之過望僊亭仰視飛僊崖閣
若懸層霄之上已而歷虎風口崇岡蹲踞風發颺益
則響震林壑間路傍西望渾渾灑灑吞吐雲氣者白
龍洞也前不百武有白虎峰堆石雄列居然白額狀
落澗西杪似有水香茶藤之屬則所謂紫芝峪也欲
爲採茹而芝已烏有此處線道蜿蜒幽深百仞遊者
每慮觸險側足詳顧猶虞顛越山迴路轉古榆數千
百章歲蕤蓊茂最大者名雙離樹株可蔽牛而蒼
枝連理若虬龍軒舉之狀人以爲果老繫驢樹云崖
東有得一峰庵因名之余爲繹斯名一爲水于卦爲
坎是北嶽真極義乎若西則萬松深處亭曰翠雪六
花飛墜四壁凝寒瓊砌瑤階真銀世界也山腰少澗

誅草爲堂白雲縹緲簾櫳清曠差可憇休時聞樹籟
鳥聲心腑幽暢令人生倏然物外之想堂畔有龍泉
味分甘苦禱雨輒應有夕陽岩松檜插漢晚霞及之
則樹色蒼然崖產石脂五色晶瑩味腴堪咀意僊家
啖人藥餌而特不識所以調劑者傍有石洞一隙露
丹竈遺踪深奧莫知底止是謂通玄谷人跡莫到也
三丰曾居此谷有俯視群山塏埳低之句迤逦尋上
可百步許入貞元殿展拜玄嶽琳宮寶座峩在清虛
境神面正南視五臺諸山環向北拱森森臣庶界華
夷而稱帝尊埒四嶽而號北極非耶珉碣瑱碑磊立
崖壁雖代有修設而遡建則自陶唐封濬時始也殿
杪蒼松古檜圍喬參天枝葉扶蘇良爽炎燥殿隅西
躋上越二三里朱門扃鑰甚因啓之則會僊府也恠
木壽藤樛互映帶赤石鍾乳之類錯出其間抑黃芽
白雪之遺棄耶西頂有琴棋臺儼在雲端舒嘯四應
敲拂石亦成聲豈爛柯流水所從來乎頃之轉步則
歷果老巔策蹇蹄跡依然在焉其東頂則爲大茂山
殿碑云舜皇巡狩詣此山谷正擬登祀值大雪弗能
進而遙祀之俄有石飛墜帝前遂以安王石名五載
復狩其石載飛曲陽帝命卽其地祠祀焉其蜚窟尺

寸固安王石符券也余因感而竊嘆曰維嶽降神自昔記之方今塞塵不聳

神京晏如雖云 聖天子威德遐邇微嶽威靈鎮壓宜不及此猶柰何祀封爲缺典也禮畢稱觴 直指公對座嗒然忘此身之在塵世也已而夕陽落照霞彩盈山將乘輿爲懸空寺遊迈渡神水衝騎暖泉見西壁峭陡樓殿架疊燦如來寶像真所謂空中樓閣鳥道一糸扳而上躋竒絕亦險絕沙彌三四清磬捻香供茗作禮酷似羲皇以上人余亦恍遊羲皇世矣月影半明更漏三滴甫抵州署曾不覺徃復之爲勞也爰搦管而紀其事

渾源州廟學重修記

明萬安 尚書

渾源古之金州 國朝復爲州而學在州治西建自國初迄今年遠廟既傾頽學亦庳陋弗稱成化改元關侯來知州事下車之初慨然有修葺之志適巡撫右都御史王公提調學校僉事胡公至州謁廟王公艷然曰學校爲政首務弗修葺之可耶胡公亦曰弊陋若此官于土者能不動心否侯曰是固吾有司之咎第已諷日鳩工矣二公聞言喜甚且慰曰善責成在汝不可緩焉於是大同知府郝侯知之聿來綱維

其事迺撤其舊而鼎新之首建大成殿兩廡次建戟門櫺星門及文昌祠明倫堂後東西二齋凡飲饌栖息庖庖之所靡不以次完具不畜不侈無詭葵憲經始於庚寅春二月落成於明年夏四月訓導恒山王麟以書來京師告予曰廟學之建王公胡公實倡之而郝侯關侯共成之故麟與諸生得以從容講學於其間敢請文刻諸石使後人知是役之所由成具俾學於是者思自奮勉以稱今之意願先生以啟之嘗考渾源據雲中輿區山川秀麗詰人輩出從益祖孫之文學雷淵父子之風蹟保衡之忠直高定之信義公亮之練悉國典之數君子者芳聲懋蹟照耀史牒此因山川之靈所鍾今諸生耳濡目染數君子之遺風餘烈况游學官肩蒙 朝廷所養尚當竭心致力讀聖賢書學聖賢道出而效用於時必發諸文章足黼黻太平措諸事業足以參贊化育夫然則世之議者孰不曰是生君子之邦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孤 朝廷作養之德與諸公期待之心耳王公濬人名越字世昌胡公紹興人名謚字廷慎郝侯陝人名淵之字希顏由賢御史出知河南調今郡關侯南宮人名宗字繼本進士

應州重修學記

元李冲畧 翰林

卽學爲廟以事夫子其來尚矣漢唐而下自京師達于州縣其所以崇奉之道愈久而愈嚴故像宇制度真祠規式雖亘百世而不易者也應之爲州雖號居山間然爲北道望郡且距都畿不遠非若蜀郡之陋僻其文明之教不接於京師者宜其校舍之宏麗廟貌之嚴飾有加而無替也學之興始於遼之清寧迄於天慶間雖僅加營繕狹隘卑陋殊不稱所以奉事先聖先師之意然有廟而無學且於古戾國朝奄有區夏垂八十年干戈藏於府庫庠序布於寰海彝倫攸叙文教聳興大定乙巳間同知張侯下車未幾慨然始有完葺之意乃揆日量地庀工度才與其傾圮易其朽腐益大而新之且又創爲師生之位祭養之具垣墉之次樸斲之工甫就緒而侯引年去位其旣茨丹雘猶未暇也若有侯焉今上

嗣位詔天下學校增弟子員置儒林官月課歲考勵勤懲惰作養士類仍命守臣以文致身者提舉學事而節度王公以北京通守來領髦節奠謂之始徘徊瞻顧思有以成張侯之志於是布恩澤宣教條理寃信善剔弊抉蠹未期月而政平遂日至學舍訓誘諸

生導其未至且語其所以增飾之故一皆不及於民
捐廩入以餼工役解左駢以運甌甓夙宵一心暑雨
不懈心計口授各有程式至於藻井拔幕彩繪一新
堦城累甃平直如削兩廡從祀籩豆簠簋按之禮圖
靡不完潔東廊之南別構大堂以時講肄下至庖湑
莫不有所皆前此未有也又總費幾七十萬噫道之
興廢係乎世事之顯晦存乎人惟張侯克慎其始惟
王公克成厥終殆有數焉友人孟德潤昆弟同年高
巖夫皆應之聞人也具道其故且命志其事若夫經
畫之始已具待制敬甫之記茲不繁叙

新修應州城記

明王家屏

大興
士

應州距雲中僅百餘里邊外有塞東闕渾蔚則出其
左西伺朔馬則出其右故雲中四州唯應稱要害焉
數十年來一二叛人誘外內嚮所至爲墟獨城得幸
無恙以待奔命之衆顧城土墉土疏而常潰緩急不
足恃唯曰以天子景福官師人士居重於內兵甲
器械設形於外敵自恫疑恐喝而不敢近云耳豈長
計哉先皇帝臨御之四年命少保大司馬鑑川
王公居督府單于歸我叛人款闕乞貢塞上若將去
兵督府王公言於上請得該邊城之不治者稍予

公費令加甃甃期以三年告成報可於是下檄城應州州守吳公偕守備李公畧城方廣丈尺而計工焉州得十六衛得十四公及鄉士夫及諸父老謀曰公等知斯役乎以衛若父子兄弟令世世相保也顧其費鉅安能盡倚官鎡公等有力者宜日效有貲者宜委輸吾爲若先之因爲籍自署其俸若干金鄉士夫而下以次自居民散處者屬義寧安邦千戶陸秀等分部其衆數畜以對凡有車牛者賦炭及石有差其無貲畜者賦其力俾即故城之墟而陶焉復令役者免輸輸者免役能趣辦者得即歸業於是州人皆踴躍爭領盡力時辛未冬也明春三月經始則諸費已會城下得不病農農且畊且役畚休以時蓋歷癸酉秋九月纔兩年而全城之工畢是役也礮石爲址石厚數尺累甃爲墉甃周數匝聚灰如丘委炭如壑以及門扇樓櫓之費計數萬金不啻也然民無重賦官無靡廩即所予稍食工直總之不能二萬金而省者中半雖州與衛各垣一方其調節贏詘公固主之衛特受成而已進士田君蕙又爲余言公初舉役畫城於堵度其規方毫寸不爽其稽會也卷石不得出入其儲材也細若鉤繩斧鑿灰孟聖帝之具罔不像筋

其課工也陶者斲者引者削者塗者斲者人授以指
罔不中度蓋其精敏有幹畧如此嗟呼州城之當甍
久矣歷百數十年未有首其事者非獨其貲不足敵
騎馳突倅若風雨即覆一簣猶懼不終安能乘三年
之間緩帶而規更始賴 社稷神靈夷夏輯睦疆事
稍紓公及此時遺 督府公成議拮据綢繆不遵餘
力爲百姓建金湯而詒永業即自爲長子孫計其有
加焉後之繼公者得人人如公之忠謀整堅葺瑕益
務修備豈憂外患哉爰述其蹟以告職方公名守節
字道符直隸真定人庚子進士由聊城尹蒞州事以
久績增秩郡二復留守蓋城成而遷尚書郎也守備
李君迎恩夏君芳相繼興事共肩勞勩州吏目王君
師益衛指揮梁君勳則協力贊成者得並載云

應州重修佛宮寺釋迦塔

田蕙州人

天下郡縣浮圖不可勝紀而應州佛宮寺木塔爲第
一其袤廣不數畝環列門廡不數十楹而稱第一者
舉後先縉紳士大夫同然一辭蓋 文皇帝北征幸
其上題曰峻極神功正德間

武廟西巡狩再幸焉復題曰天下奇觀仍命工匠索
其製倣爲之則盤旋紆曲結構參差之妙令人目眩

心誠得一迷十無能尋其要顧此豈其神爲之耶夫
天下浮圖皆以甃石而此獨以木自遼清寧至今六
百餘禩矣木有久而不壞者且也乾兌之方坤維多
震父老記金元迄我明大震凡七而塔歷屢震屹然
壁立州之居人或日午或陰雨見塔之際處儼然倒
影存相傳洪武元年四月初八日塔頂佛燈連明三
夜比晝尤光燦燦不散諸如此類非有神焉而能若
是乎應於晉雲爲僻壤自邑大夫而上至監司直指
先生之照臨茲土者公餘攀而一登則控漠沙俯雁
門長河大海之涯秦岱嶺華之巔皆一覽而收其以
披簿書之積包羅區寓之名勝較一園一沼之奇孰
多在昔元之英宗嘗登眺憫囹圄爲之釋囚繫則茂
對育萬物應民猶籍是庶幾遇焉塔之所係直爲臨
况而已哉宜乎稱而最之者自王公至於士庶人胥
神而異之也今

上七年寺僧明資邦人陳麟等謂其丹堊彩飾塵侵
漉漫瓦石甃砌稍見缺損恐不足以壯觀乃募緣金
皆新而飭之而徵記於余余邦人也嘗疑是塔之來
久遠當締造時費將巨萬而難一碑記即索之僅得
石一片上書遼清寧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數字而

已無他文詞嗚呼豈其時不能文哉抑以俟後之文
明時而彰著哉試觀今日登臨者題咏者習禮其中
者疇非昭代文物之盛而巍然具瞻又足聳遠人拱
畏之心是和尚之功良有足多者片石數字其文不
既邵乎惡可不一爲之紀其事謹按塔之層有四簷
有六角有八八面欄杆圍繞網戶玲瓏中通外直而
樓閣軒豁盱人心目盤旋而上梯級數百以尺計三
百有六十上插雲霄幾可摘星焉下層金佛之高數
仞一指之大如椽其上數層皆有像而鐵頂冲天八
索貫係尤稱竒異塔後有大雄殿九間舊記謂通一
醮茨梁東西方丈相對向前有天王殿鍾鼓樓而梵
王宮坊則我朝洪武初壁峯禪師建焉余問今厥
費幾曰凡用金粟殆三千僅一增色澤易瓦石之缺
畧者耳則當時用工幾許費幾金粟經營幾年而成
不可考而原也第記其可知者以補前人之闕俾觀
者得知其梗概云

分守兵備道題名碑

明張中鴻 守道布政

朔卽古馬邑北扞巖疆南控三關 國朝定鼎幽燕
則雲朔其右臂也呼吸相關夙稱重地舊設督府暨
備兵使者於此握重兵以彈壓之嘉靖間邊外逞逞

穿塞入犯烽火達於京師議者謂上谷拱護

陵京戎馬躡入首當其鋒督臣僻在雲西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移鎮陽和居宜雲間從中調度於計便
天子可其奏而備兵使者亦東徙於是分守道移朔
以兵屬焉今且垂六十年所而署中題名尚闕別駕
郭君礪石請記於余夫安不忘危兵非盛世所諱言
也兵自閩帥專之而復責之備兵者何蓋兩軍對壘
斬馘舉旗惟將是賴至於繕城陞嚴斥堠儲糗糒礪
戈矛簡卒蒐乘凡有資於戰守者事事而預爲之圖
則備之在也法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惟有備故

無敗譬之天有寒暑吾爲之葛爲之裘則寒暑不侵
焉時有風雨吾爲之室爲之蓋則風雨不及焉備在
我也矧兵者國之大事一有弗備則敵得乘我是
安可不兢兢哉自俺峇佩封號稱外藩既歷三紀邊
陲宴然遠邁漢代和戎之陋矣顧廟堂以此示羈
縻云耳非恃此以爲安也今上垂拱穆清慮周塞
徼三歲命大臣若直指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
脩舉比勝敵之賞及是當不待敵兵入境而殆辱隨
之非若他曹循資待遷可以傳舍其官者比也蒞是
官者必顧名思義矢心宣力勿恃欵而急內治勿徂

近而懷遠圖萬舉萬全坐制羶裘之命則西北半壁
安於覆孟竦勳偉伐自有無窮之間亦何藉於題名
不然者俾使習媮一切以幸無事不備不加飭則是
秩也毋亦贅疣駢拇乎即在事之日民亦無得而稱
焉又何貴於題名敢以是忠告於來哲其有當於余
言不

朔州修城濠碑

明孫允諧 郡人

朔之城昉於秦秦人循馬跡之神異建此百雉蓋稱
嚴邑云 明興取其易守城東南一隅樓櫓截薛都
會儼然又其地扼晉雲之衝去邊三百里戎馬每入

輒至其地爲分掠之所先歲丙寅躡入亦嘗至城下
咸咋舌不能仰攻它村堡但破城獨存款貢後設備
寢懈壕塹湮爲桑田外墻盡壞真可馳而長驅城下
矣守吾徐公兵備是州狗城而嘆扼腕欲修築乃屬
百執事三老謂之曰千金之家尚崇其垣矧支郡重
地奈何不爲門庭慮復與諸人約畚鍤吾取諸卒伍
不勞爾力供億吾取諸羨儲不煩爾需亦不煩公帑
也于是上下咸和樂於趨事築護城牆一千九百九
十二丈馬驥墻一千四百一十九丈濬濠一千三百
二十丈工程於春三月竣於九月轟轟鏗鏗足爲金

湯屆完公適量移去別駕郭公樂其成謁文以記不
佞里人受保障恩安敢辭嘗觀王公設險守國城隍
爲亟今譚時事者如聚訟卒歸要于守故朔爲戎馬
雜踏之場而卒免於難則高城深池之爲也不然胡
林樓煩之險與北共之矣昔趙武靈王變胡服以疆
國乃不恃其技而其築所謂長城者則盼睠在朔固
可睹記也欵事採天下之議著爲八事而修城池之
條裒然稱首方今欵旣久犬羊無信變且不測而八
事之畧安可忽諸今日築斯城也鑿斯池也倘所謂
百世之利是邪非邪徐公名準山東新城人郭公名
如崧山東高苑人

朔州改建預備平糴倉碑

明陳朝相 郡人

天下事有當因者不難於仍舊有當更者不難於改
作至若以因之之道更之卽更非紛更政善於因者
也朔有預備平糴之兩倉者所從來矣一借州治後
永豐大倉一借州治右南路舊府昔人謂積貯民之
大命也置錢穀于耳目所不經之地操縱一任乎里
胥之手繆欲塞實祛蠹是猶縱處子于市而求其潔
也又何恠乎經守員役始而垂涎染指恣其乾沒目
爲利藪旣而傾家殞命不足賠償指爲厲階哉先是

守者明知其當更豈其蹈攘雞之故智惜勞費也乃
陘山許公奉命來守吾朔布愷澤釐宿弊夜思而
早起左盼而右睇不遺餘力焉見儀門西有房三間
其一以藏鸞輿餘二間則設而不用者也又西復有
房三間其一足處女囚餘二間則虛而無庸者也因
轉鸞輿於儀門之東添小廳於女監之後得空房六
間外添房三間共九間其間架弘廠計可容粟三千
餘石以其六間爲預備倉其三間爲平糴倉統以垣
墉墜以塗茨固以扁鑰俾倉與獄相聯關防嚴矣出
與納洞悉覺察真矣又取舊南路府增之茶廳翼之
耳房爲察院以候行役之至於斯者使有公署非復
若昔之假館於民間體統肅矣一舉而三善備若曰
舊貫當仍何許子之不憚煩也是不知通變以宜民
者也是役也經始于戊申秋八月落成于次月費固
無幾勞亦不怨即經守者且稱便焉肯蓋主公西席
因紀其巔末云

重修蔚州儒學記

明司馬恂 參酒

景泰甲戌平鄉史侯魁宗元守蔚州以故事見於先
聖先師視其屋皆隘陋不稱且傾圮弗支於事俯仰
嘆息曰此吾之任也慨然欲興起之時適邊警未息

旱澇相仍方以民事爲憂未暇興舉歲丁丑 皇上
光復寶位更新化理天地清寧萬方乂安侯日興學
之事斯其時也於是鳩工庀材伐石陶甃將撤其舊
而一新之遂以天順戊寅之三月朔旦始事首新大
成殿次作講藝之堂於殿北堂舊三間庫隘堙鬱今
則益三爲五棟宇崇麗規模廣深又建重屋三間於
堂北置 聖朝頒降諸書及古聖賢之載籍其中俾
諸生誦而習焉扁曰興賢他如齋廡門廊神厨饌堂
櫺星之門師生之舍無不具備而悉增其舊制其經
管謀畫一出於侯之心而協力以相成者則吏目嚴

整仲肅學正何璧廷信訓導并安永寧也越明年己
卯之三月初吉告厥功成而落之侯乃合郡吏率師
生而釋菜焉行禮卽畢侯躬詣講堂集諸生而告之
曰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
師取友誦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
而家自家而國而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二三子其
勉乎哉學正何廷信述侯之言及其興作之始末遣
使請記予謹書之諸生期無負於侯之教而亦無負
於 聖朝作養求材之意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
以異於往昔矣侯先尹靜樂治行卓異特陞今職在

州六載事集而民戴政聲尤彰彰云

重修蔚州城樓記

明楊百之 僉事

今天下藩府州縣衛所必建城郭設樓櫓以宿守兵民防禦姦宄而邊徼之地城櫓猶嚴蓋所以謹觀望重武備也蔚州即古蔚羅春秋歷代沿革不同國朝洪武乙酉太傅徐公達遣都督張溫統兵至其境元臣楚寶善全城附焉辛亥始省靈仙縣置州屬大同府壬子德慶侯廖公允中闢土爲城周圍以里計者七而以步計者十有二壕深三丈五尺而闊倍之甲寅始設衛所指揮周房因舊址築城城高三丈五尺

尺堞六尺下闊四丈上闊二丈五尺堦口以數計者二千一百有奇城四面中各建重樓下則闢門以通耕牧樓高三級闊五楹城四角各有樓如門制敵臺以座計者二十有四楹級殺之更舖間樓一置門外仍建甕城城亦設小樓則二級一楹東之門曰安定樓曰景陽南之門曰景仙樓曰萬山西之門曰清遠樓曰廣運北故無門而樓則與東西南並峙城外包以甃石高厚峻整極爲堅緻屹然雲朔一巨防也窺者知其不可犯號爲鐵城而邊人稱城之堅固者亦必曰蔚州蔚州蓋寶錄云永樂乙未又益新三所衛

實統八所焉景泰庚午復命武臣守備錫之簡書

特假事權較之諸邊城此其異數也豈以蔚爲京師之肘腋宜大之喉襟故與承平日久繼者因循城固無恙而樓則日就傾圮矣乃嘉靖戊戌東平石廬闈公以進士擢御史來按宣大比巡至蔚視樓之敝而思重新之方謀諸守巡適遼左文君三省調守是郡石廬喜而進之曰是固子之責也不思而翁按治經畧事乎先志宜紹也蓋文君之尊翁名貴字天爵憲廟以御史孝廟以侍郎曾按治經畧於宣大故石廬云云乃付守備都指揮榮君泰俾董是役力不妨於

農業費不煩乎民財不閱月而樓櫓扉闌煥然一新且閎深壯麗萬目改觀千夫增氣矣昭化尹蔚鄉進士李君仲寶撮其事而以記來速不肖不肖爲御史時承乏按遼左文君以鄉進士家居有傾蓋之遇故不以不肖不文見棄竊聞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莒恃陋而不修城魯恃城而不修政春秋譏之然則石廬今日之役實思患預防謀深而慮遠者也工完而代之者爲長沙皮公下車之初首檄所司勸城隍以衛謹邊防以防禦蓋與闡公之意合轍同符而文孫榮三君又咸知體二公之心量力制役分工並作且

籍記明審不私于人聽政之暇復躬蒞其勤隋而勸
懲之補缺爲完益庠爲崇飭舊爲新是皆能於其官
而有功於蔚者也法得備書佐斯役者爲指揮康勲
千戶趙勳輩亦併書及以昭來世而諸執役者之名
氏則列之於碑陰

蔚州志纂序

明劉生和 知州

維皇上統天御極三十有六載德教覃乎方外信順
浴乎寰中文經武緯民安物阜太平景像儷古罕覩
已客歲丁未生和謬通南宮籍待次長安居恒流覽
志林漱如望洋今年素叨承 簡命來刺蔚郡夫蔚

攝乎雲谷之間吭背 京鼎號鎖鑰重地稽之往牒

實古代隩區也舊有志止於嘉靖戊戌迄今將歷

三朝事體湮坳會 司風教者修全晉通志而牧轄

蔚蘿生和甫策蹇至而民風未詣竟屬之誰何雖然

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紹既往而詔方來也失
今不爲則何以昭鏡觀哉迺咨司鐸王君耀孟君宗
孔劉君珍暨弟子員孫棟安邊輩博採群議蒐剔素
聞凡天文地理類詳載成志者不復更易爰取近之
關乎風化足示勸懲涉於沿革用備省覽列款分門
別類編次成帙聊以今日爲古始俾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爾抑又有說焉志亦難言之矣家修左馬人
祖獲麟其上也迺其強探鴻荒則誕而鑿古旁參稗
野則諧而邇褻工雕繪而寡素質則既駢拇於大始
徒伎倆乎縹緗卮言罔實雖多奚補下迨叔世稱良
尤歎毋亦才餒三長情守獸見者哉是以盈庭靡執
合轍爲難况葫蘆窈肖窠曰未脫聲出雷同調希雪
寡識者憾焉又或輕擲神珠妄安蛇足專貪務博不
顧有無甚者人非其倫物非其產文非其構事非其
真筆之圖策斐然成章揆厥本委邈焉遠實譬諸寫
真弗肖反類它人此於激揚將胡解矣夫是纂也不
敢謂詞鏘於匠心義出於獨斷然而攝棼歸夏鏗萃
就質考譌而要諸是核謬以統之真用以飭新因舊
補缺爲完表地靈人傑之槩以仰副風勵之盛心或
庶幾萬分一云若夫裏古今以定摹妙化裁以垂鏡
請以俟之後有作者 肯 萬曆戊申季夏吉旦

蜚狐口記

武陵楊嗣昌

北至蔚南至廣昌百四十里間古蜚狐道也近蔚三
十里名北口者卽蜚狐口是有小署或書一聯曰停
車聊問俗潑茗且看山真眼前佳景山則如兩翼分
張皆北向而色紫黯如古鐵形豎削如指掌殘雪着

膚薄者如傅粉滑者如凝脂玲瓏者如刻玉徘徊久之業已不能舍去北入口間得沙石細路與雪平鋪而左右山忽卓地起如千夫拔劍露立星攢昆吾甫切之鈿華陰新拭之鐳閉甕相注射瞪目未竟足折須旋歛跬將投途窮更覓迴合萬變通塞無端擬東忽穴壁挂西趨西或滴水鑽午如珠曲蟻穿木戶蟲堦始皆迷不得路既乃化身人無縫塔中而其名有如獨秀則脫體一柱有如天門則欹圓一鑑他類甚廣難以悉書如此三十餘里石總無膚而有青松產其骨際高不數尺恬賦惟形山挑花者三四月開爛熳無隙夏結小實如彈丸他處亦未之聞也此時無花則雪代爲媚一皴一縐間描寫縈帶了無遺恨噫造物者以何工鬼而爲此山於此地將爲華夷之限歟何待中國之褊也以爲遊觀之美歟或者經其地未暇有其心以故古闢其險未有稱其奇者而稱其奇而載之筆自吾始非歟抑有之而吾未聞歟姑記以問夫守蔚而多聞者

新增重修鄂國公廟記

明王日新 知縣

西北去馬邑郭之十里其山曰洪濤蜿蜒蒼翠如列屏山之陽爲司馬泊舊有池挾黃道泉東南流卽桑

乾之源也產龍馬尉遲敬德氏得之佐李唐百戰而
有天下後因其地建廟廟在池之右邑有司歲時奉
祀惟謹迺時久風雨震撼棟幹摧撓上官按部每
展謁頌伏拜草莽中噫其何以風後人余今歲春欲
捐俸庀材鼎新廟貌而守戎鄭君憇思之議遂決諸
簪紳與四民之嚮義者亦各聞而輸貲以襄茲舉因
屬儀賓李宦董其事甫三閱月堂宇門廡煥然改觀
又於正殿之東創禪房一區命僧元錦居之以旦晚
供香火蓋公無詘私無擾而厥功成焉礮石紀事不
可無文以詔來者余惟公朔產也讀唐史想見其爲
人慷慨沉毅磊磊賢豪間叱咤而風雲集指顧而疆
宇駭蓋人無敢撓其鋒者洎晉陽首義公從文皇擒
黑闥戮蕭銑走建德降王世克摧堅破銳賈勇先登
一時天策諸將無不人人推轂公鴻馘駿閑超軼當
世而流風餘韻傳播千古所繇食我國家之報於
無窮也窳固我公扮榆之邦廟食之區邊塞寧謐士
庶帖安孰非公之英風靈赫陰爲之福庇矣乎夫當
世矯箭控弦之士非乏也高牙大纛橫戈而談司馬
法者又未嘗不如林如彪也儻有如公其人者起而
制閫專征戡氛寧圉出死力爲縣官擊賊聖天子

何至厯宵旰拊解思頗牧哉嗚呼公往矣公不歎爲
虎臣別卽其賜金同揚尚主辭嫉君臣夫婦之大誼
行且與天壤共炳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
矣所稱毅然大丈夫者非耶公產於朔而祀於襄祀
於襄而廟在池之後者何後人卽龍馬事以神公也
神公者亦因以風後之人也此作廟意也余遂不辭
謏陋以記之

平雲西碑記

明欒尚約 巡撫

大同古雲中郡爲九邊重鎮而右衛玉林又鎮城門
戶也玉林舊在大邊正統乙巳後始移右衛云先內
逆丘阜以左道惑衆上官補之不密阜北逃投俺荅
營內賄以幣帛授之耕耘便而悅之阜加害邊臣說
以攻城之利東抵渾源南并朔應堡寨多空繼屯營
右衛自丁巳九月至戊午季春不退城中乏食遣死
士負圍而出軍門促餉者不武爲戎騎所襲至解甲
逐馬以求生遂伺我餉道轉輸不能至右衛矣言官
具疏以聞 上 命兵部左侍郎江公東暫代總督
兵部左侍郎閔公煦督餉鴈門擢紫荊兵憲楊公選
代撫院轉山西鎮守張君承勛代征西前將軍 勅
兵科給事中鄭君茂按失事者復 密諭都督陸公

炳差千戶張子大用百戶謝子麟隨兵以宣 上意
江公飛檄諸路鎮朔將軍李君賢自上谷至署山西
總兵官張琮自晉陽至崔遊擊桐自關中至兩鎮將
官分布要害四月十有一日師出鎮城十三日至左
衛十四日率諸將軟血奮勇十五日結營而前于是
圍解遁而北是日兵部尚書楊公博抵鎮兼程而西
經畧右衛既竣事之後楊公以本兵而代總督 帝
心之簡在者也十六日 奏捷音於 朝 上嘉悅
江公而下 賞賚有差計 命下之日僅月餘耳夫
以數萬之命更生一旦經年之圖悉遁一時非 聖

明審意邊方不若是速出師數萬不戰而勝饋千里
不勞而食誠近日所無也用兵少緩右衛斃而邊鎮
多事矣約以菲薄承乏兩鎮謹誌其事用告來者曰
致身事君臣之大義也見危授命丈夫大節也心於
爲已足謂曠官况邊臣乎兵凶戰危非可易談而人
臣事君之忠則昭然不可泯者文廉武勇天下太平
此名言也銘勒燕然城築受降彼何人斯後之君子
尚其鑒諸時戶部郎中岳君粹謝君教叅議史君闕
疑僉事王君彙征皆分勞兵餉而副使王君之誥楊
君師震則相繼而經理者首倡忠義力保孤城尚副

總兵表之功多焉將官有司不能備載列名碑陰以
永後愛

馬節婦傳

岑紹祖知州

以人與其事傳者傳信焉貳則否傳大焉細則否今
馬氏婦之節業信諸

朝矣其幽芳軼行或爲野史家乘所不載故不無待於
後人之傳之也馬節婦孟氏者廣文公孟繼道之女
羈人呈池馬公之室也幼而端慧廣文公甚異之笄
而歸馬氏勤婦道未幾而呈池公見背孺人年甫二
十截髮毀容擔以身殉忽自念曰吾一日爲未亡人

則一日之事尚在我我卽死而髦嫜在堂若爲余以
婦事終子事也藐孤在襁若爲予以母事代父事也
廼疾起而襄大事謹舍歛畢卽麻經操作爲馬氏立
門戶鷄鳴滄洗經紉百勤於平日之所以事姑者曰
吾姑髦而喪子隱感滋甚少一失權吾卽負不孝名
將何以見亾人地下也因日撫其二子而祝曰馬氏
所不卽墜者恃此一點血耳失怙之子人毋多驕穉
之他日或敗檢喪名墜其先緒其與於覆宗隕祀者
幾何且教子者博一科第易成一名行難吾殊不欲
以科第薄待吾子也必使吾子爲名儒爲端士於是

而爲二子擇師傅謹交遊脩脰飲食皆出諸針黹線脚之餘今伯子聲振藝壇仲子以春秋舉於鄉爲一時名士或慰之曰毋氏教子之功信矣毋喟嘆不台安曰吾平日所期待吾子者尚不止是傳者曰此真不愧爲子與氏之母也毋氏有懿節有大志此不特以婦節傳并其以賢母傳也先是余刺應被事屈邠余友馬仲君投刺見察其容勤勤類有請者而未出諸口辛卯歲渡謁余於署因持孺人狀而泣曰吾母氏一生苦節甚不欲博文人顯者一言之譽而取吾子之質言以爲信誼毋辭余謝之曰吾亦人子也傳人母母異於傳吾母取信焉耳不文何寧謹節其始終而紀之因有感於己丑之事時雲帥叛朔有黨逆者大兵一夕攻克之全城被戮是時馬君先載毋躬耕以就養於鄉以是獲免於禍或曰馬氏世有隱德焉神告之矣茲始毋氏之節與馬君孝誼之所感也夫

贊曰爲人婦者事視諸子亡人不吊其生死之曷終始之成事死事吾得而委諸舍熊畫荻猶我我者余天佑哲人其載吾宗而全之也與更昌大之也



